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弟兄見群賊

且說這兩個奔藏珍樓的到底是誰？儒守府管轄，有一座朝天嶺，山上有五個寨主，一個叫王紀先，一個叫王紀祖，三寨主叫金弓小二郎王玉。山下有個梅花溝，內中有個金家店，兩個店東，一個叫金永福，一個叫金永祿，就是山中四寨主、五寨主。這朝天嶺山路最險，前面是□里地的水，通著馬尾江，到山口左右，有兩座島，一座叫連雲島，一座叫銀漢島，當中有個中平寨。這中平寨前，在兩個島口當中，隔著一段竹門，竹門之前，水內有滾龍擋，上面有刀，有水輪子，無論多大識水性的人，也過不了這滾龍擋。過了竹門，有個三孔橋，內有三張卷網。這梅花溝，就在連雲島下面，靠著中平寨的水面，南岸就是金家店，皆因為這日，金永福、金永祿正在店中，接著王爺的書信，過水面與山中送信，見了王紀先、王紀祖、金弓小二郎王玉，投了王爺的書信。可巧頭一天，有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了兩個人去，一個叫赫連齊，一個叫赫連方，兩個人送東方亮的請帖。山上三個寨主，都沒見到，只見了金永福、金永祿。今日金家弟兄一見王紀先就提說：「昨日晚間，東方亮派人到了我們店中，與我們留下了一個請帖。我們店中待承了他們的酒飯，今日早晨辭別去了。」翠麒麟王紀祖問說：「大哥，我聽說團城子東方亮家中有一口魚腸劍，從列國專諸刺王僚的時節直到如今，復又出現，可稱是無價之玉。大哥可見過此物？」王紀先說：「只是耳聞，我最怕那宗東西出世，我有一身寶鎧，尋常刀劍一概不怕，所懼者就是魚腸劍。」王紀祖問：「東方亮下請帖，五月□五這天，哥哥打算去與不去？」王紀先說：「我們與他素無往來，他也不是名聲遠震的人物，誰與他前去助威？」王紀祖說：「既然不去，又與他沒有交情，幾時若是得便，到他那裡，把他魚腸劍盜來，我們大家一觀，一則大家瞧瞧看看，二則亦免大哥憂慮此物日後為患。」王玉說：「這有何難？待小弟去走上一趟，除非我去，別的人還不行哪。」王紀祖問：「怎麼非你去不行？」王玉說：「這東方亮家內，有個藏珍樓，這藏珍樓不易進去，非得能人去不可，倘若不行的到那裡，不但不能把劍得來，還怕有害於己。」王紀祖說：「待等得便之時，王兄弟就辛苦一趟。」金永福在旁言道：「三哥方才所說這魚腸劍，我弟兄二人情甘願意往團城子去走上一趟如何？」王玉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不是劣兄小看你們，你們二位，雖然高來高去，要盜人家無價之寶，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。你們不想一想，既是祖傳之物，必要收藏一個嚴密的所在，不能就在明處放著。再說他那裡人多，你們二位，又沒有什麼格外的秀氣，豈不是班門弄斧。」金永祿一聽，微微冷笑說：「既然這樣，非你去不可。」王玉說：「你們二位，如要不信我的言語，就辛苦一趟。要能夠真把魚腸劍盜來，我從山上一個頭，給你們磕到梅花溝去。」王紀先攔道：「你們千萬不可這樣。」金永福、金永祿也就不往下再說。當日晚間出山，回到梅花溝，二人這口悶氣不出，商量著要上南陽府。金永祿說：「哥哥願意去不願意去？你要不願去，我就一人前去了。」金永福說：「焉有不願意去的道理？倘若我們把魚腸劍盜來，非叫三哥給我們磕頭不行。他實在是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。」二人商量妥當，次日換了衣服，帶些盤費，提了夜行衣靠的包袱，由梅花溝金家店起身，一路無話，也是住在五里新街。晚間換好夜行衣靠，背插單刀，奔團城子而來。進團城子頭一個是金永福，第二個掉翻板內的就是金永祿。二人問明白了更夫，到了藏珍樓院內一看，這樓的形象，極其高大，當中挖出來的旋門，與廟門一樣，有兩個門環，紅門上起金釘，兩扇門當中，約有二指寬的門縫。上面嵌出來三個大銅字，是「藏珍樓」。在銅字上邊，有一條金龍，張牙舞爪，垂著兩根龍鬚，有如通條粗細，越往上越尖，這龍鬚垂到與門的上檻高低不差往來。二人一齊要上七層台階，不料就踩在翻板之上，撲咚一聲，墜落下去。幸好好不大深，二人打算要往上躡，上邊翻板復又蓋好，裡面是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見掌。二人往下一墜，就聽嘩唧嘩唧，銅鈴一陣亂響，工夫不多，只聽上邊一陣亂嚷，把翻板一掀，□數把長撓鉤，往下一伸，先把金永福搭住，後把金永祿搭住，拉將上來，俱都捆上二臂，從背後給他們把刀抽出去，推推擁擁往外就走，一直奔了更房兒。許多打更的說：「告訴咱們大太爺去。」

更夫與東方亮送信暫且不表，

且說徐良直到前面，看有明三暗九一座大廳，就大廳後面躡將上去，躍過房脊，到了前坡，扒住連簷瓦口，往下探身軀一看，就見伏地君王東方亮員外在當中落座，足下是薄底靴子，身上箭袖袍、獅蠻帶。面如油粉，兩道寶劍眉，一雙大三角眼，獅鼻闊口，一部花白鬚鬚遮滿前胸，可是黑多白少。上首就是他的兄弟，紫緞的紮花壯巾，紫緞子箭袖袍，身高九尺，膀闊三停，紫微微一張臉面，劍眉圓目，直鼻闊口，一部黑鬚，這就是紫面天王東方清。內中還坐著六個人，一個個穿紅掛綠，長短不等，全都是凶眉惡眼，臉上怪肉橫生，俱部不是良善之輩。正在觀看之際，只見從外邊飛也似跑進一個人來說：「週四寨主爺到。」伏地君王說：「請。」不多一時，前面燈球火把，就把許多人引將進來。東方亮迎出大廳之外，大眾都給伏地君王行禮，又見了紫面天王東方清。房上的徐良，認得進來的這些人，卻是火判官周龍，小韓信張大連，青苗神柳旺，赫連齊，赫連方，又有三尺短命了皮虎，黃榮江，黃榮海，細脖子頭鬼王房書安。惟獨見了房書安，這裡伏地君王東方亮問道：「房賢弟，你如今也有四□多歲了罷，怎麼混鬧起來了，你自己也不覺著叫人恥笑。」房書安哈哈一笑，說：「哥哥說了半天，多一半是為我這鼻子罷？」東方亮說：「你自己還知道哇，這個歲數，反倒胡鬧起來了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你打算我這鼻子是長了天疱瘡了不成？卻不是。我這是叫一個，一個-」說了半天總沒說出什麼來。東方亮哈哈大笑說：「一個什麼呀，怎麼不往下說了？」房書安說：「我說到此處，心裡就有些發怯，我總怕他老人家在這裡。」東方亮說：「你這人說話半吐半咽，屋裡來說罷。」到了屋中，就與金頭活太歲王剛，墨金剛柳飛熊，急三槍陳振，菜火蛇秦業，獨角龍常二怔，病獬多胡仁等，大家相見了一回，然後彼此落座，從人獻茶上來。東方亮問：「房書安，你這鼻子是什麼緣故？」房書安說：「我這鼻子是遇見一個削鼻子的祖宗給削了去了。」東方亮問：「這削鼻子祖宗是誰？」房書安說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陷空島有一個穿山鼠徐慶之子，此人姓徐名良，外號人稱多臂人熊，又叫山西雁。這人本領高強，足智多謀，一身的暗器，會裝死，會假打呼，人家疑惑他睡著了，卻原來他假睡著，一過去，就吃了他的苦了。火焚桃花溝，殺跑了飛毛腿，結果了金箍頭陀鄧飛熊的性命。就因張大連對著我信口開河，也搭著我多吃了幾杯酒，講來講去，我就講到穿山鼠徐三老爺子那裡去了，這個削鼻子祖宗，他哪裡答應我呀！我鑽到桌子底下，叫他們替我說一句『沒在這裡』，他們誰都不管，後來還是我帶出來的這個黃大兄弟、黃二兄弟，報答了報答我，把桌子一掀，他們兄弟兩個端後窗戶跑了。要不是我眼前有點機靈，那天晚上就出了大差了。也仗著是我腿軟嘴軟，才保住這條性命。」東方亮問：「什麼腿軟嘴軟？」房書安說：「這你還不明白麼？腿軟是給人家跪著，嘴軟是央求人，這才把這位老爺子央求心軟了說：『我不殺你罷，實在怒氣難消？殺了你罷，義瞧你央求的可憐。』這才與我留下了一個記號，把鼻子削將下來，我方逃了性命。」又搭著他說話沒有鼻子，烏嚶烏嚶的，更加著他說話，有一句說一句，絕不藏私，所有聽的人俱都掩口而笑。紫面大王東方清大吼一聲，說：「住了，房賢弟，不要往下再講了，休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慢說他是穿山鼠徐慶之子，就是五鼠五義，也不放莊複姓東方的心上。有日王爺興師，早晚必要會會他們這些俠義，看看他們有多大本領。連徐慶我都不懼，何況是他的後人！就怕遇不見他，我若見著這個多臂人熊，要不把他首級拿來見眾位，從此我就更名改姓！」房書安說：「三爺，這麼說的人太多了，見面之時你就曉得他那個厲害了。」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只氣得紫面天王把桌案一拍，大叫：「房書安，你又要誇獎於他，你就出我們團城子去罷，或者你把他找來，你看著我們兩個人較量較量。」山西雁正在房上，聽了個真切，心中暗道：「你不用找，老西現在此處，要較量較量卻有何難。」想到此處，一抽大環刀，就要躡下房去。要問徐良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